

# 冰岛冰湖游

□黄宗之(美国)

近海岸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些大冰块,随着海风在海浪的簇拥下,朝向海岸边的礁石和浅滩而去。车子开出去后,已是一片烟雨蒙蒙,两侧车窗玻璃全是雨水。驾驶室前面的玻璃上,雨刷不停地左来右往。没一会儿,雨又停了,窗外雾气弥漫,草地、羊群、湖泊、山峦、村舍,沉浸在一晃而过的苍蓝里。

抵达钻石冰沙滩。下了车,天忽然又下起了小雨,大伙也换上防水风衣,戴上口罩,撑着雨伞,从停车场朝海边走去。我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从停车场到海边有一大片海滩。沙子是黝黑的,沙滩上星星棋布着一颗颗直径一二十厘米大小的浅灰色、褐色卵石。海滩与海水相连的沙滩上,无数形状各异的碎冰块散落在漆黑的沙地上,那些晶莹剔透的冰块犹如一颗颗钻石,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明亮。

冰块的来源和杰古沙龙冰湖形成的历史。杰古沙龙冰湖是因为瓦特纳冰川融化崩解,于1935年才形成的,它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产物。几十年来,无数从冰川上剥落下来的巨型冰块,随湖水漂流,经由Jökulsá 河汇入大西洋。

讲解员把手中的冰块递给两栖船上的游人,大家轮流托着它兴致勃勃地相互拍照。

我望着苍茫的湖水和湖面上随着船的移动不断改变形状的浮冰,陷入沉思。工业化引领着我们的世界朝向进步,同时,它也在一步步毁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杰古沙龙冰湖形成至今不到一百年,如此浩瀚的湖泊需要由冰川上多大的冰层融化形成?长此下去会怎样?如果现在不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设法阻止大气进一步变暖,地球上还会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吗?

周末在家搞卫生,清除了一堆书刊,有些是读大学时候订的杂志,清了几天又收起来,但这次是彻底扔了。一来是再不扔就没办法放了,二来是想想多少年没去翻看,放在那里也只是摆设。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机微信的收件箱满了,提示要删除一些信息才能有空间接收新的信息,否则便不能运行。但即便如此,仍不愿意删掉多余的信息。我就是这样。

人的内心就像一栋房子,刚搬进去住时,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个家被摆得满满当当的,反而没有能让自己落脚的地方了,于是开始学着舍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人生是由生活中的点滴构成,思想是由记忆升华而成,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和记忆都是有价值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片段必须清除,清除奢侈和欲望的碎片,清除心灵的污垢和不堪,清除贪得无厌和诱惑追逐,还心灵一个纯净的空间。

古龙《欢乐英雄》里的王动,就是一个在减法中生活的人。王动的家叫“富贵山庄”,但“富贵山庄”除了一张很舒服的床外,什么都没有。“拥有”带来快乐,这是加法人生的美妙,但拥有不等于“有用”,“抛出”带来轻松,这是减法人生的真谛! 过减法生活

减掉无用的社交,减掉多余的“朋友”,减掉身上的“赘肉”

## 减法生活

□欧平

就是减去人生的一切冗余之物,用舍弃的方法给心灵和思想减负,还生活本真。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发微博说,“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当一个人放弃杂念,集中意念于当下该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就是一种幸福。

五柳先生陶渊明,饱读诗书,才高八斗,若是为官,非富即贵。但陶渊明却放弃了这样的生活,自甘成为一介布衣。他舍弃了财富,扔掉了名利,却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美谈。远离城市,隐居田园,看花开花落,没有这样的生活,又怎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绝唱?

生命如同一段旅程,在这段旅程中,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行囊向前行走。一路上,人们会捡到许多东西:地位、权力、财富、友谊、爱情、责任、事业……不断捡拾,行囊便渐渐装满。然后,背负太多,太沉重,以致前进的阻力越来越大,快乐也渐渐消失。

不要走一路捡一路背一路,要学会减法生活,减掉无用的社交,减掉多余的“朋友”,减掉身上的“赘肉”,把欲求归零,让心灵纯净,欣赏沿途的风景,有舍才有得,知足就能常乐。

### 如果现在不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设法阻止大气进一步变暖,地球上还会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吗?

去年9月,我与妻子自驾自驾游去冰岛旅游,游览了冰岛南岸举世闻名的钻石冰沙滩、杰古沙龙冰湖。

早晨九点半,我们一行二十五人,分乘三辆九人座旅游车离开宾馆朝东南方向驶去。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路前行,在满目荒芜的原野和夹杂着人工种植的一片片翠绿草地间的马路上奔驰。海湾风平浪静,宽阔的水面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波光粼粼。透过车窗,极目远眺,天际会合在低垂的白云与海面相交处;近看,云絮如棉丝,缥缈在绿油油的山顶。一路上,一层层斜斜的山崖上覆盖着薄薄青苔,由地质变迁形成的石崖断层随处可见。

沿途经过一些横跨河流的小桥,桥面狭窄,仅能通过一部车。遇到对面有车的时候,我们的车队不得不停在桥的一侧马路旁,等对岸的车驶过。

见门口备有笔墨,一时兴起,用粤语题下了两句:屈得便,倭就屈,求仁未必得仁

## 岭南盆景漫谈

□关建人

初识岭南盆景,是小时候在画家方定先生的花园。

方先生是岭南画派的传人,在广州芳村花地湾有一个自己的花园。作画之余,他用心熬制了不少盆景。

记忆中,方先生的盆景品种以榆树和雀梅居多。其中有一盆老榆,培育了五十多年,两尺高,古相十足,名叫“彭祖”。

岭南盆景的故事不少,若以人物带出,有两位鼻祖是不可不提的。一是花地湾的孔泰初先生。他的制作特点是用剪用锯,熬时间蓄枝截节,作品虬曲苍劲。二是海幢寺的素仁和,他的制作特点是用细绳铁丝,直接牵引干枝,作品飘逸斜疏。

以前我很喜欢到佛山的仁寿寺吃斋饭,就是想顺便欣赏寺中的盆栽景致。仁寿寺有盆景过百盆,大多是海幢寺素仁和一派风格,构图舒展飘逸,妙趣横生。每每斋饭过后,清茶漱口,踱步庭中,逐盆慢慢欣赏。佛殿偶有梵音飘来,更觉心情轻松,思绪开张,条理清晰……

岭南各地都有不少盆景的爱好者。广州某街区曾拟成立盆景协会,初步的摸底人数都有四五百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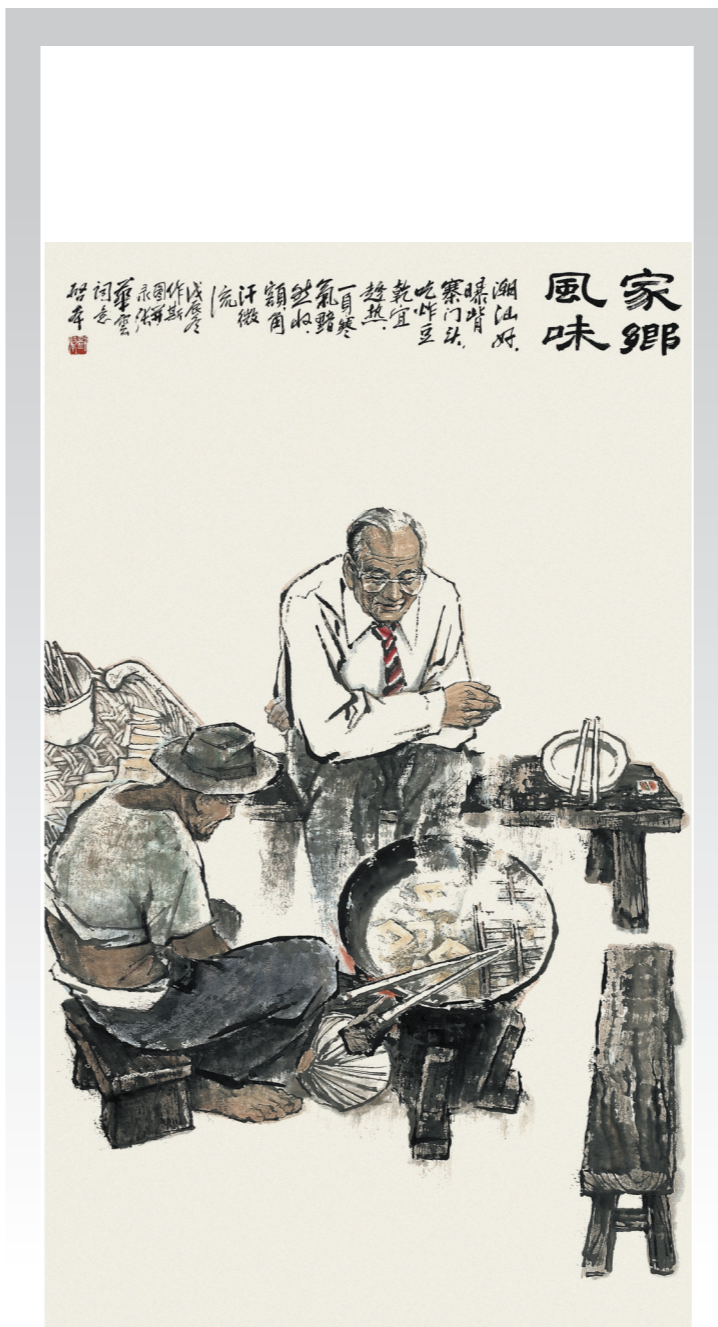
以前但凡讲究点的岭南盆景,主人都会去佛山石湾专门定制与树型风格相衬的陶瓷景盆(植盆),还会买些点题的石湾公仔(包括人物、动物和建筑)布

盆中。

石湾的陶瓷商铺,素日常备林林总总的盆景行货,摆满铺门口,吸引游人流连。很多人一边欣赏,一边与同好商议构思,常常是买下一个又舍不得另一个,本想买少少的变成了买多多……

广州的流花湖公园内辟有西苑,既是“益友”聚脚交流之处,又是成熟的岭南盆景常年展览点。内中陈列的以孔泰初一派的作品居多。古树森木,缩景成诗,文气沛然……

记得当年我与几位“益友”去流花西苑看展览,见门口备有笔墨,一时兴起,用粤语题下了两句:屈得便倭就屈,求仁未必得仁。



家乡风味(国画) □刘启本

老同学一边观赏,一边不停地驻足打量,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 到云浮看樱花

□胡鸿

前几年,我曾经去武汉探望过几次老同学。每次他都带我去武大看樱花,登黄鹤楼观江景。我也向他发出了“三月来云浮赏樱花”的邀请。他有些愕然:“有没有搞错呢,去云浮看樱花?”我十分肯定和自豪地告诉他,千真万确。

云浮大金山半山腰上就种了一大片樱花,一朵朵,一簇簇,层层叠叠的粉红。山风吹来,花儿在风中摇曳,美不胜收。旁边还修有栈道,凉亭,游人在这里不仅可以赏花,还可远眺市区全貌。

如果说,大金山樱花还只是一个小花园的话,那么,郁杨的樱花公园则是真正的大花园了,占地面积约1000亩,种植樱花树2万多株,有“中国红”“牡丹樱”“红粉佳人”等9个名贵品种,每年花期从1月初持续至3月下旬。

也许是樱花的魅力,更多的

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三月初,老同学如约而至。

在云浮樱花园门口的停车场,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走进樱花园,到处人山人海,映入眼帘的是樱花广场,步道两旁铺满各种五颜六色时令花组成的四季花海,花海的中心位置,是一座巨型樱花雕塑,花海左侧是一个现代化钢结构结构的兰花展示基地,顺着长长的花卉大道,再往前就是漫山遍野的樱花林,视野越来越宽阔,犹如走进了电影大片一样。

此时,有的樱花刚刚开完,偶尔一朵两朵零星地站在枝头,回望曾经的辉煌。新叶嫩绿嫩绿,沾着早晨的露珠,在暖阳照耀下闪闪发亮。一排排排满新叶的樱花林,队形整齐,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排排飒爽英姿的战士,等待着首长的检阅。有的樱花正进入

盛花期,一丛丛,一蓬蓬,前呼后拥,白如雪,红似霞,粉如婴儿笑靥,在柔软如缎的花瓣衬托下更显得风姿绰约。

沿着花卉大道,慢慢向樱花湖走去,大道两边的樱花树错落有致,满树重重叠叠、亭亭玉立粉红色的樱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缤纷在山水相映的春色里,让人沉醉不已。

老同学一边观赏,一边不停地驻足打量,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在一棵樱花树旁停下脚步,铺开准备好的地毯,摆上茶具,冲泡两杯热茶,似乎听到了樱花的歌唱。

“樱花树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唐·元稹《折枝花赠内》)走出樱花园,我们感慨,现在广东人不用出国、不用远行,就可以赏樱了!



感叹它的生存环境,它逆自然而生的个性,惊讶于它的一年四季不气馁,永远抬头挺胸、不屈不挠的“海上胡杨”的生命力

## 向海而生

□邓存波

拥抱着雷州半岛的神灵,除了天上的蓝天白云,海上的绿浪碧水,就是千年万年守护着大地与生命的坚如磐石的一千多公里长的绵延海岸线。其中,镶嵌在潮间带的一道生长着的海岸——红树林,更是一个个活着的神灵。

自然的神。它不会随遇而安,它是适而生存者。它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它不喜欢热闹与干燥。离开了大海,它“红”不起来。它之所以“红”遍雷州半岛,“红”到联合国保护树的名录上去,并不是因为它的名声。其实,除了躯干与果实,它一点都不“红”。我反而觉得,它像一位巨人,“红”的不是它的外表,“红”的是它内在的顽强,“红”的是它奉献的精神,“红”的是它始终如一坚守。

我几乎踏遍了整个雷州半岛,走过了东南西北的东南南海

北部湾的海岸。在大海与大地的拥抱里,总会不经意不经意间发现,一片一片泡在海水中的绿色生命,或者如神一样无惧无畏的铜墙铁壁。红树林,我称它为自然之神,是感叹它的生存环境,它逆自然而生的个性,惊讶于它的一年四季不气馁,永远抬头挺胸、不屈不挠的“海上胡杨”的生命力!

红树林,都是向海而生。廉江高桥的“海上森林”,雷州九龙山九曲回肠的“红树林长城”,特呈岛上的“海上胡杨”风光……雷州半岛独一无二海上自然而生而神奇的生命啊,从点到面,从面到点,处处可见的、喝着咸水长大的红树林啊,常常因为它的旺盛,让大海忘了它是海上的物种;又常常因为它的绵延千里,让大地忘了它是大地之外的生灵。

三明村,东海民安镇一个临

海村子。在村子东面沿海之岸,一棵棵人性化的“海上胡杨”,像岁月的塑像,凝固的时光,会呼吸的堤坝,不为人知地浸泡在大海之滨,在小村与农田、咸水与淡水交汇之处。

听村里的老人说,这片红树林起码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很神奇,周围沿岸,乱石沙滩绵延数里,都不见一棵,偏偏在这最低矮的一隅,出现数亩原始的红树林。

这里正好是一个风口浪尖。占地不多,却群居簇拥。这片红树林,就站在海堤的前方,海堤的背面就是三期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农田耕地。要是没有这一片红树林,那一段又短又矮,还几乎全是白沙的海堤,大风大浪来袭之时,三明的土地肯定成了“缺口”之口,任由大海疯狂。

我十分好奇于这片红树

林!在海水退去的时候,我光着脚,冒着被蚝壳刺伤的危险,钻了进去。

夕阳下,弱光里,斑斓的海泥中,各类海洋生物点缀其间,蚝最多。树枝上,石头上,各种残体上,只要有可以栖身的地方都有蚝的身影。几乎分不清是蚝的家园,还是活着的红树林世界。蟹类也遍地,有一声响,便四处逃窜,转眼不见踪影。最好玩的是那一条条能跑善跳的跳鱼,藏在红树林底下,你不动时它们四处活蹦乱跳,你一动,这些小家伙立马像木头一样锁住了;没水的地方它们能跑,有水的地方它们更是精灵。我瞄准一条跳鱼想靠近去捉它,还没眨眼,它一跃闪,已在另一个石头上对着我,头一叩一叩地,像是在挑战。

在斑斓的光影下,每一棵红树,都像是一盆造型艺术

和自然意境于一体的树桩盆景。盘根错节,形态各异,蚝壳长满了它的虬体。古老的树头,有如龙走兽、飞鸟鱼虾,有横卧的,有侧长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头并着头,枝连着枝,叶杂着叶……

当我从红树林里钻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红透了她的丰盈的身躯。海潮也悄悄地来临。这时的海边,打蚝人或捉跳鱼的人都站直了身子,清点着箩筐里的收获,准备回家了。

三明村的老人说,这片红树林有点神奇,几十年来,不见它长多,也不见它变少,不见它长高,也不见它变矮。它是永远不年轻,也永远不衰老。没有人刻意去保护它,也没有人去破坏它,它是自生的,同时也是人与海共长的。在变化的角度里,我感悟到了生命的精彩和大自然无穷的魅力。

这个世界上你最不想你为了世俗的审美而减肥的人,才是最疼爱你的人

## 大姑

□张丽凤

我和大姑之间的缘分也不记得是怎样建立的,反正四个姑姑中我最爱大姑。

或许是因为很小对于各方亲戚不太熟悉的时候,大姑却一本正经地她和我是一个姓的,说话的时候会用“咱家”,因此,我朦朦胧胧中感觉大姑就是搬到别处的亲人,她的根还在家里。也可能是大姑总爱说我长得好看,像父亲,大眼睛,双眼皮,未了还要加一句说,如果父亲小时候像我一样胖乎就好了。如今觉得我最喜欢大姑可能是因为大姑抽烟,因为在抽烟的时候我能看到她的爽朗,甚至有一丝女侠的感觉。

每次姑姑们来,母亲忙着给其他姑姑倒水拿瓜子水果时,父亲就会从抽屉里拿出好烟,笑着对大姑说,我这里有好烟给你留着呢。大姑就高兴得眉眼尽开,像个拿到糖果的孩子,拉着父亲往屋外跑,一边说“还是俺兄弟想着我,知道我这一口”。于是姐俩就坐在屋外抽烟,一起唠唠些家长里短。

姑姑的脾气和父亲很像,说话向理不向人,且爱争个是非曲直。有时候她和父亲一起聊着聊着就从和谐的唠唠变成了高声大嗓。姑姑不会因为自己是姐姐而让着弟弟,弟弟也不想姐姐是来走亲戚就得理饶人。这时候,姑姑就会夹着烟起身回到屋内,一边气呼呼地抱怨说“俺旺”又气我,一边坐下来猛抽一口烟。二姑会说,他气你还留着好烟给你呢?听这话大姑又笑了,再用力地吸一口再急促地吐出浓浓的烟雾,气儿好像就消了。

过不了一会儿,父亲又将身子探到屋内说,大姐你跟我一起去地里看看不?

“去!”大姑爽快地回答。

有一次我问母亲大姑怎么抽烟呢?母亲于是向我讲起大姑的故事,我才知道那潇洒的烟圈中的曾都是大姑的愁。因为爷爷早亡,姑姑作为家中的大女儿早早地聘给了人家。对象是个老实人,大姑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但嫁过去好久却未能生个一儿半女,受尽各种闲话。每每跑回娘家,甚至在过年的时候都不愿意去。但老家又有一个风俗,

就是出嫁的闺女不能看娘家除夕夜的灯。于是到了这一天,天一黑大姑就把自己蒙到被窝里。家里人都知道,在黑暗的被窝里大姑哭过好多次。到底是亲姊妹,大伯和父亲知道大姑的苦楚,当她有一天也想尝一尝烟的时候就随了她。从此,姑姑藏在心里的苦就随着那缥缈的烟被慢慢地吐出来。

后来,大姑终于得到了一双漂亮的儿女。家里人都说是姑姑把土地跪出坑的虔诚感动了老天爷,则认为可能由于后来生活条件变好后天体得到改善后自然的结果。但是,表姐终究是生得过于漂亮,以至于人人见了都有“此女只应天上有,却为何跌落凡尘”之慨。后来,表姐确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甚至会生些找不到原因的怪病,于是姑姑又奔走于求仙问佛的路上。此时,烟再次成为她亲爱的伙伴,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揪心的日子。

后来儿女成家立业,大姑爽朗的笑声也多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烟不再是她解愁的工具。今年过年回家去看大姑,大姑说她最近烟抽得又多了。原因是姑父的身体欠佳,平日哥哥姐姐在外工作,又留下大姑一个人照顾他。我想此时烟里飘出来的又是晚年有些落寞的愁吧。

大姑说话是好玩的,有时候见面我会总问她,“姑姑,我是不是又胖了?”她很认真地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轻巧巧地甩来一句“你啥时候瘦过?”惹得一家人哈哈大笑。不想这次过年回家,和大姑拥抱之后坐下来,她打量着我:“瘦了瘦了,上次见你还是圆脸,现在下巴颏都尖了。”我带着掩饰不住的高兴说:“真的啊?太好了!”不承想这个时候的大姑却一脸严肃地说:“不好不好,还是像原来胖一点儿好。”这时候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你最不想你为了世俗的审美而减肥的人,才是最疼爱你的人吧。

大姑今年77岁了,记忆中的高大身材已变得比我还矮了一点儿。面对我比她略高一点点的现状,她会嚷嚷着说:“你咋又长个儿了?!”似乎我仍是那个十多岁的小孩。